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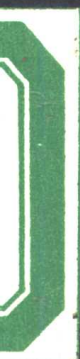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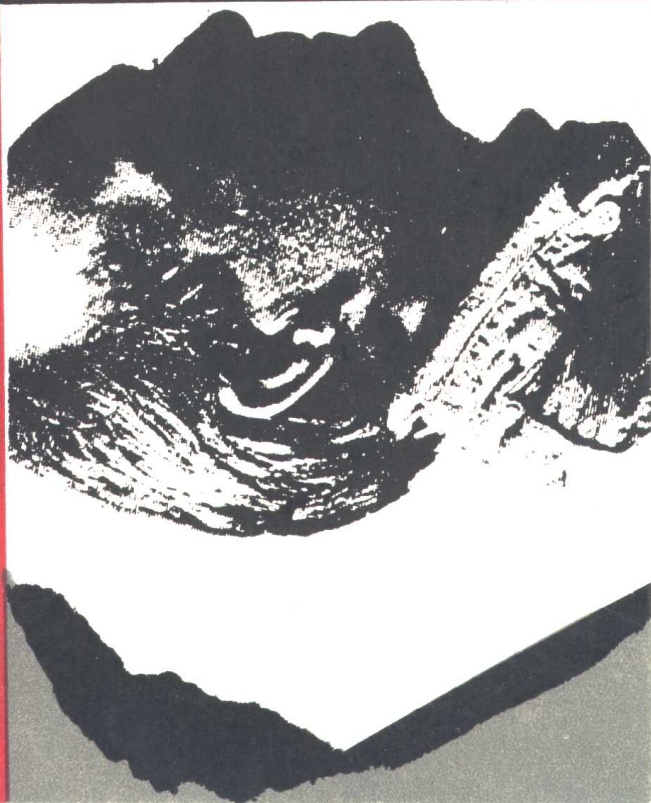
WAN XIANG CONG SHU

万象丛书

〔美〕雷蒙德·A·穆迪 著
罗汉 陈德民 周国强 何佩群 译

濒死体验

WAN XIANG CONG SHU
BINSITIYAN



濒死体验

——一种现象的研究

雷蒙德·A·穆迪 著

罗 汉 陈德民 译

周国强 何佩群

罗 汉 校

Raymond A. Moody, Jr.

LIFE AFTER LIFE

The Investigation of a phenomenon—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

Bantam Books, Inc., 1979

责任编辑 欧阳文彬
封面设计 王申生

濒死体验

——一种现象的研究

雷蒙德·A·穆迪 著

罗 汉 陈德民 译
周国强 何佩群
罗 汉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104,000

印数：1—5000

ISBN 7-5426-0076-1/N·2

定价：2.2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国外极其畅销，因为它所探讨的是人类生命中最奥秘、最困难的课题之一，同时又是运用丰富的实例进行阐述的通俗性科学论著。这些实例是作者调查了 150 名濒于死亡而又得救生还的病人后加以归纳研究的产物。

死亡本是“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本书就是作者向这一科学尚未证实的神秘之国进行探索的成果，它将为人们叩开一扇新的窗口，不仅对医院、家庭护理濒死病人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人们的生活哲学、死亡态度产生深远影响。

献给

医学博士乔治·里奇，

并经由他，献给

他所提及的那个人。

鸣 谢

在我的研究和著述中，有无数的人给予我支持和鼓励，若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将不可能完成这一项目。是我的好友约翰·伍兹说服了我，我才第一次在大众面前谈论这一问题。模仿鸟书社的约翰·伊格尔是第一个鼓励我将研究结果整理成书的人；此后，他始终给予我襄助和勉励。当我需要的时候，伦纳德、梅、贝基和斯科特·布鲁克斯多次提供了住宿、膳食和租车服务。凯茜·塔贝基安曾陪同我进行了数次访问，在对这些访问的长时间探讨中，我从她那儿受益匪浅。佐治亚医学院的拉斯·摩尔斯、理查德·马丁和埃德·麦克雷尼曾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并告诉了我有关的文献材料。我的妻子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整理手稿和打印件。最后，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便是感谢所有那些将与死神相会的情形告诉我的人。我唯一的希望是：这本书能不辜负上述每一个人对我的信任。

序

我有幸拜读了穆迪博士《濒死体验》一书的样本。令我高兴的是，这位年轻的学者有勇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并将这一全新的研究公诸世人。

因为在以往的 20 多年中，我总是与即将归天的病人打交道，所以我渐渐地对死亡本身产生了兴趣，并想透过现象窥视其真正的面目。我们对死亡的过程知道不少，但我们对死亡的瞬间、对那些被诊断为医学上死亡的病人的体验仍有许多疑问。

唯有像穆迪在其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才会阐释许多疑问，才会进一步证实我们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古训：生命之后仍有生命。虽然作者并没有说他研究了死亡本身，但是他的研究结果无疑表明：临床上被诊断为死亡的人，他对环境仍然具有清晰的意识。这与我自己的研究十分吻合；我的研究也采用了死而复生者的叙述，它们与我们的期待相去甚远，也常常让某些老练的、知名的、有造诣的医生们大吃一惊。

所有这些病人都有飘离身躯的体验，与此相随的还有平静和完整的强烈感觉。大多数知道有另一个人在帮助他们转入另一种存在阶段。大多数见到了先于他们死亡的亲

2 序

人故友，或者在他们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某个宗教人物，这一人物自然符合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我准备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形诸笔墨的时候，读了穆迪博士的著作，颇受启发。

穆迪博士将不得不作好准备，迎接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批评。首先是那些神职人员，有人胆敢闯入这一所谓的禁区进行研究，这使他们惶恐不安。归属某一宗派的教会代表早已对这类研究进行了抨击，有个神父将这一研究看作是“在兜售廉价的装饰品。”其他人仅仅认为，死亡之后有否生命的问题，最好还是作为一种盲目的信仰，任何人不得对此发生疑问。穆迪博士将会遇到的、对本书作出反应的第二种人便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会认为这种研究是“不科学的”。

我认为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社会的转折期，我们必须有勇气推开新的大门，有勇气承认我们现今的科学工具满足不了这些崭新的探索和研究。我认为本书将给那些头脑开放的人打开新的门户，它将给予他们希望和勇气，去评价新的研究领域。他们将认识到，这本记载了穆迪博士种种研究成果的书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由一个坦率而又诚实的研究者写成的。我自己的研究，以及其他极其严肃的科学家、学者和神职人员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本书的内容；他们具有勇气探索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为的是帮助那些需要了解真相的人，而不是让别人非信不可的。

我向每一个头脑开放的人推荐本书，同时我祝贺穆迪博士，因为他有魄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印成铅字。

伊莉莎白·库伯勒-罗丝(医学博士)

于伊利诺斯州弗洛斯特摩尔

目 录

序	伊莉莎白·库伯勒—罗丝	[1]
引 言		[1]
第一章 死亡现象		[4]
第二章 死亡体验		[11]
第一节	难以名状	15
第二节	听到消息	16
第三节	安宁平静的感觉	18
第四节	噪 音	19
第五节	黑暗的通道	20
第六节	脱离躯体	24
第七节	遇见别人	43
第八节	有亮光	46
第九节	回 顾	52
第十节	界 线	60

2 目 录

第十一节	返 回	63
第十二节	告诉别人	70
第十三节	对生活的影响	74
第十四节	对死亡的新看法	79
第十五节	确 证	83

第三章 类似的情况 [91]

第一节	《圣经》	91
第二节	柏拉图	95
第三节	《西藏死者书》	98
第四节	伊曼努埃尔·斯维登堡	101

第四章 问与答 [106]

第五章 解 释 [123]

第一节	超自然解释	123
第二节	自然(科学)解释	124
第三节	心理解释	134

第六章 感 想 [141]

翻译说明 译者 [145]

引 言

这本书，既然是由人类的一员写成的，它自然也就反映了作者的背景、观点和偏见。所以，尽管我已竭力做到客观和坦率，然而有关我的一些事实在评价书内某些不同寻常的声称时或许是有用的。

首先，我本人从未接近过死神，所以我要记述的并不是我亲身体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我也不能说我的记述是完全客观的，因为我的情绪已卷入这一研究之中。那么多人讲述着本书所记载的、使人入迷的体验，我一边听，一边觉得自己差不多也有了同样的体验。我唯希望这一态度并没有危及我研究方法的理性和稳定。

第二，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并不十分熟悉浩繁的、涉及超越可知性和难以理解的现象的文献。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文献，相反，我坚信，如果我通晓文献，那么对那些我所研究的现象，我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事实上，我现在打算更细致地研读某些相关的文献材料，以便弄清在何种程度上，我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他人的探索。

第三,对我的宗教熏陶花些笔墨。我一家都参加基督教长老会,但我的父母不曾将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观念强加于他们的孩子。当我一天天长大的时候,他们通常都鼓励由我自己培养起来的任何兴趣,并提供机会让我发展这些兴趣。所以,我长大后便有了一种“宗教”,它不是一组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一种对精神的和宗教的教义、学说和问题的关切。我相信,所有伟大的人类宗教都会告诉我们许多真理;我也相信,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解答宗教所涉及的、深奥而又原始的真理。从组织上来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成员。

第四,我的学术和职业背景是比较多样的,或者说,比较杂碎的。我曾求学于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生院,专攻哲学,1969年获该学科的博士学位。在哲学领域中,我对伦理学、逻辑和语言哲学特别感兴趣。在北卡罗来纳州东部的一所大学里教了三年哲学后,我又决定进医学院,我想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并在一所医学院教授医学哲学。所有这些兴趣和经历必然影响到我的研究方法的形成。

我对本书所寄予的希望是:它将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既十分普遍、又十分隐秘的现象,同时它将有助于造成对这一现象更易接受的公众态度。因为我坚信,这一现象不仅对许多学术和实践领域——特别是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哲学、神学和神职,而且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先要说的是,我不想去证明死亡之后仍有生命,我将在后文阐述我的理由;我也不认为这种“证明”业已可能,

部分地是为了这缘故，我避免使用真实姓名，并对事例中足以表明调查对象的细节作了修饰。这是必要的，一是为了保护有关者的秘密；二是得以发表我所记录的体验，这在许多情况下是首要的原因。

许多人将会发现这书里所说的一切难以置信，他们第一个反应便是即刻把它们扔在一边。任何人，如果他发现自己属于这一类的话，我是没有任何理由去责怪他的。要是换了几年前的我，反应恰恰相同。我不想让任何人，仅仅基于我的权威，便接受和相信本书的内容。其实，作为一名逻辑学家，我是决不承认因求助于权威才获得的信念，我特别请求读者不要迷信权威。我想说的一切便是：如果有人不相信他在这儿读到的一切，那么请他自己稍稍留心一下周围吧。一段时间来，我曾多次发出这一挑战，在那些接受挑战的人中间，有许多人起先满腹狐疑，最后竟和我一样，对这些事情感到困惑不解了。

另一方面，许多人在读了本书后无疑会从中得到莫大的宽慰，因为他们将发现，有过相同体验的人不仅仅是他们而已。对这些人，——特别是如果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仅仅对少数知心者讲述他们的体验，——那么我只想说：希望本书能使你们获得勇气，稍稍自在地讲述你们的体验，这样人类灵魂最具魅力的一面或许会得到进一步的阐明。

第一章 死亡现象

死亡像什么呢？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一直对自己提这个问题。在以往的几年中，我有机会在相当数量的听众面前提出这一问题，这些听众五花八门，既有攻读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学生，也有教会人员、电视观众和市民俱乐部成员，甚至还有专业的医学协会会员。由于我曾面对过如此广泛的听众，我能有把握地说：这一题目激发了许多具有不同情感类型和不同阶层者的最强烈的情绪。

然而，除了这一兴趣之外，要让我们大多数人谈论死亡确实还非常困难。原因至少有两条，第一条主要是心理和文化上的：死亡是忌讳的话题。我们感到、或许仅仅是潜意识地感到，与死亡的接触——甚至是间接的——也会使我们面临自己死亡的可能，会使我们的死亡走得更近，使它们变得越发真实，越发可能了。例如，大多数学医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在进医学院后第一次去参观解剖实验室时，便会感到浑身不自在，而那还不过是远远地面对着死亡。就

我自己来说，这种感觉的起因现在看来是非常明了的。回想一下，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对我眼皮下死者的关切，虽说这一感情多少有些影响。我当时在那张桌子上看到的实在是我自身必然死亡的象征。如果不仅仅是潜意识的话，那么这一念头必然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心头：“我也会死去的。”

同样，人们可以从心理上将谈论死亡看作是间接地走向死亡。毫无疑问，许多人认为，一谈及死亡，便是在内心召来死亡，使它走得更近，这样一个人就不得不面临自身不可避免的死亡结局。所以，为了防止这一心理上的损伤，我们便决计尽力回避这一话题。

造成难以探讨死亡的第二个原因要复杂得多，因它源于语言本身。人类语言的绝大部分词汇多少都表明了我们通过自身的感官所感受的事物，然而，死亡超越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有意识的体验，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死亡。

如果我们真的要谈及死亡，我们就必须回避因我们缺乏体验而造成的社会禁忌和由来已久的语言困境，结果是我们往往采用委婉的比拟，我们将死亡与我们所体验过的、我们所熟悉的更愉快的事情相比。

这类比拟中最常见的也许是将死亡与睡眠相比。我们对自己说，死亡像是去睡觉。这种说法频繁地出现在日常思维和语言中，也出现在许多文化和许多时期的作品中。即使在古希腊时期，它显然也是很寻常的，就以《伊利亚特》为

例，荷马^①便称睡眠为“死亡的姊妹”；而在对话《辩解篇》中，柏拉图让其刚被雅典陪审团判处极刑的老师苏格拉底说出如下的话语：

〔那么，如果死亡仅仅是一场无梦的睡眠，〕它必然是一项妙不可言的收益。我想，倘若让任何一个人选出他睡得极沉、没有梦幻的夜晚，然后将它与其生命中所有的白天黑夜作比较，再让他说——经过一定的考虑——在其生命途中有多少白天黑夜比那个夜晚更美妙、更愉快的。得了，我想……〔任何人〕都会发现，与那种夜晚比较起来，这些白天黑夜是容易计算的。如果死亡的确是这么这一个夜晚，那我就将它称作一种收益，因为所有的生命年月——如果这么看的话——也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夜晚。^②

相同的比拟也渗透在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之中。请看“让……入睡”这个词组，如果你把自己的狗带到兽医那儿，并要求让它入睡，那么这与你将妻子或丈夫带到麻醉师那儿，用同样的字眼所表达的含意，通常是大不相同的。有些人喜欢另一种不同的、但相关的比拟，他们说，死亡像是忘却。人一死，便忘却了所有的苦恼，抹掉了所有痛苦的和令人心烦的记忆。

① 荷马(Homer)：相传为公元前9至前8世纪的古希腊(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般认为是他的作品。

②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末日》，休·特里丹尼克译(巴尔的摩：企鹅出版社，1959年)，第75页。——原注

尽管“睡眠”、“忘却”之类的比拟历史悠久、深入人心，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是不足以宽慰我们的。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作了相同的肯定，即使它们多少迎合了我们的心意，但它们的本意也只是说，死亡完全是意识体验的湮灭，——永远地。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死亡也就实在缺乏睡眠和忘却的任何称心合意的特征。睡眠是人生中积极的、惬意的体验，因为过后便是觉醒。夜晚平静，睡眠也好，这样在醒着的时间里你便感到愉快，做事也有成效。如果睡眠之后不是觉醒，那么睡眠的好处将不复存在。同样，所有意识体验的湮灭不仅意味着所有痛苦记忆的失却，也意味着欢乐记忆的消亡。因而经过分析，这两种比拟都不能在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给予我们任何真正的宽慰或希望。

然而，另一观点不认为死亡是意识的湮灭。依照这一或许更为古老的观点，人的某一部分即使在肉体丧失功能、并最终被毁灭后，仍会生存下来。这继续生存的部分具有许多名称，其中有“灵魂”、“心灵”、“精神”、“原身”、“本质”和“意识”，不管人们怎么称呼它，这一人死后便进入另一存在王国的观点是人类最悠久的信仰之一。土耳其有一处约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①使用的墓地，在那儿，一些石化了的痕迹使考古学家得以发现，这些古人将其死者葬于用鲜花搭成的棺材之中，这意味着他们或许将死亡看作是喜庆之事，是死者从这一世界进入另一世界的转变。的确，在世界各地的古墓中，都有这种肉体死后仍有部分存在的信仰的迹象。

①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35 000 至 100 000 年前散居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史前人类。